



初庵集
四

~ 16
2356
4



和
2356
卷一



初庵先生全集卷之七



序

自靖錄序

壬子
舊稿

僕賦性褊拙慵懦生平反省自知無似不能為大人也明矣然竊伏念天地之所覆載父母之所生育此身亦云重且大矣則身可以自暴棄亦安敢暴棄天地父母之所賦與者哉僕於是恐懼悚仄不能解者有日月矣既又念負罪之人徒能知罪畏服而不知所以自新者則將終身難免而與不知罪者同歸矣僕於是敢發憤自進欲立志於自修之道者又有年

所矣顧懵然舊狀無一二實踐者蓋慵與懦也而褊與拙交相崇矣且僕之所自知有此四大病則其所不知當不能數矣而優遊到今日身歛已坐新年矣蓋當天地一番更始之初吾身之所得乎天地者亦有以與天地俱新者矣清明自省一理暫明懼本志之日渝圖將來之自進因心之想像或近於道者臚列爲若干條以成一通錄取書箕子所云自靖人自獻于先王者命之蓋生心學僞異喪真之世庶有以得其本然之萬一以報答我天地父母之所賦與者亦自靖以獻之義也若其言語紕繆終不合于道者

則固自知如盲人之說丹碧諸色聾者之品絲竹衆技不能彷彿于淺深高下之實矣然而窮鄉晚進不能得大儒先生以爲師則當師其心而已矣凡吾日用事物之將行者當思於吾心安乎安則爲之如有

一毫不能安者則不敢爲之蓋義理至明全體洞然存而勿失度無大過彼小人之爲不善其初豈能無不安者哉久欺而不反心不與爲主矣如僕此錄固皆爲吾心之所安而發也苟僕徒言而身不行則是僕匪徒欺此錄也則並欺其心也匪徒欺其心也則並欺其天地與父母者也欺天地與父母則其爲小

人而不能爲大人也明矣可不戒哉可不戒哉

復性警序 己未

某被命受生二十六年暗昧膠固不能持守形氣私吝以梏於內俗習頹鄙以漸於外椽喪其天性陷溺其良心日深一日以至於此以今之所存所行究厥天之所以命我之初而並而比之則不啻如水火芳臭之相反而不可以相入也嗚呼爲天之民而墮壞其所賦與其將何以爲民而立乎天地之間哉一夕痛省惕然警懼自奮願有以悉力而復反之也夫德性之廣大純粹本如彼非夫大勇大志卒不足以克

之也而盤水易奉而志難持白刃可蹈也而中庸不可能蓋慄然乎其恐失之况窮鄉寡聞無明師良傳以教迪之也叔世晚出無聲律舞蹈以漸養之也其道愈難由矣於是乎輒敢披取聖賢格言要訓著爲是錄以爲朝夕省覽警策之資敬以服之若古聖之面命諷以興之若宮商之迭御也賴天之靈幸而有進補旣往之洪愆圖方來之新德勉勉以終身以不至於遂負厥生則先哲之賜也詩不云乎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嗚呼其敢不夙夜戰兢以新天之明命哉

來去泉序 庚午

歲庚午秋吾叔父新宅於子男之澗洞宅內有小井
常盈而不竭凡居是洞者以處地高燥病於遠汲獨
是宅也無是患既而至翼年正月家人將晨汲而告
竭焉蓋夕而盈者朝而然矣無積漸也恠之積月餘
日雖無資於井而亦無時不往觀焉已而家人復晨
往而告盈焉蓋夕而竭者朝而然矣無積漸也其可
恠也已訪於宅之舊主曰是井之異也古已然矣然
而或逐歲而然焉或間一歲而然焉無恒也其變而
復於常也或滿月焉或逾月焉無定也惟必於冬春
之交則常然而不爽也叔父竒之以其一竭一盈俱

無積漸也命之曰來去泉使憲基發其義焉憲基竊
惟水之於地也猶精血之於人也今夫人之四肢百
骸血無不行焉以氣而已也然而人身之經緯脈絡
有數焉氣之呼吸運行有度焉故其氣之健而調者
盡其度而經緯脈絡無不貫焉其弱而未調者則其
於度有盈縮而不能盡周其經緯脈絡之數焉氣之
進退血每隨焉則其氣行之不調適會於是度而經
緯脈絡之應是度者血固不得而獨至也夫精血之
於人然矣何獨至於水而疑之也然則其一竭而一
盈也皆無漸而若是之遠也奈何曰水之滿於地也

猶血之充於體也然而有不行為焉豈以其耗竭而然耶氣窒而不通也故氣之乍窒而竭焉氣之乍通而盈焉其勢固當爾也若其竭之也以漸則固無望其復反於盈矣猶夫人血之漸枯而之盡者亦終焉而已是則非此之類也然則其必於冬春之交者奈何曰是固天地更始之初也亦猶人氣之弱而未調也其機括有更張焉其運行有未周焉既而滿月或逾月焉則蓋漸調而進於健也斯其所以爲復常之候而益不可誣也歟

是憂扁序

壬申

人人可以如舜天與也而不能自棄也天與而不爲自棄之是歸豈不可憂乎此孟子之旨也千載之下聞其風而興者曰上黨韓君景和父扁其居曰是憂噫是可謂知所憂者也天下之事小大本末而已矣得其本而立其大則萬事皆是反是則非若憂之一字自聖賢以至鄉人所不能無者也等一憂耳或以之爲聖賢或以之爲鄉人小大本末之異耳然則君子可不審所憂乎夫知天命之爲可畏而恐恐乎或失其付畀之重者本而大者也徇一己之欲而營營乎得喪榮辱之際者末而小者也得於此則失於彼

樹齋集 卷七
失於此則得於彼二者不容兩立也故惟君子爲能
務其本而不恤其末志其大而不事其小是憂云者
所謂畏天命而恐已之不若聖人也夫是之爲憂外
乎是者天下豈有一物可動其中者哉此景和父之
扁所以爲浚得孟子之旨而知所擇於小大本末之
分者也雖然孟子亞聖也其於道宜無可憂者而猶
有是說且非獨孟子也古之進於孟子者莫不皆然
如曰望道如未之見仰而思之坐以待朝又曰終日
不食終夜不寢以思又曰發憤以忘食彼皆以上聖
大知之資其憂之深且切有如是豈非以人心易昏

而大道難至與今景和父不敢自棄而與聖賢同憂
則是不可以一息而自逸也吾知景和父之憂自此
其大矣雖然其所謂憂者亦豈恐懼怵迫之謂也哉
憂之亦有道而已孟子所謂如舜是也景和父豈不
聞舜之所以爲舜與今求所以如舜之道則當憂之
曰鷄鳴而起吾之所以爲善有不勤與人倫有未察
而廢物有未明與聞善言見善行決之有不勇與苟
未之知也憂所以知之苟未之行也憂所以行之其
已知也已行也又憂其知之或有所未精也行之或
有所未熟也以是數者俛焉日有孳孳斃而後已

亦舜而已矣若然者其爲憂愈大愈切而心愈廣而道愈泰蕩蕩然無所憂於天下得喪不足憂也榮辱不足憂也凡人之所以長戚戚以終其身者舉無足以動其心然則其所謂憂者而亦何所憂之有也哉故吾夫子嘗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是吾憂也旣而曰君子不憂不懼夫以德不脩學不講爲已憂而亦何憂何懼之有也哉景和父苟能篤於是憂則當爲天下無憂之人而止耳異日吾望見景和父粹盎之容而後知其爲是憂之生色於面背而不可掩也

唐律序

戊寅

律詩非古也然風氣代降而詩道亦隨而日變蓋自三百篇已不能無正變之別而况乎其下者哉沈宋以來始有律體至唐而大盛蓋其辭約而意廣雖寂寥短章眷容乎有長篇鉅作之氣此豈可小之哉讀書之暇漫取學子所抄唐詩品彙中點批其七言律尤佳者凡三百三十首俾爲遊藝陶性之一助云

鄉射禮笏記序

庚辰

笏記以備遺忘而已然推古而通於今要詳則俚而不古要簡則昧而不白此又爲書之所以難也正宗丙辰頒鄉禮合編于邦內命所在以時肄焉本

初編集 卷七
府舊有鄉射笏記數本而詳畧不一人以病之歲戊辰冬先師蘿山先生與二三學者講道于寒泉書社視業之暇輒按本經草定此編噫先生時已老且病矣猶惓惓於古禮之興行不倦于其勤而凡於節文度數之際敷析簡明而已不輒移易本文一字以苟便於時用其示人以尊經重古之意又謹而嚴矣後之覽者其無以例錄而忽之哉

白氏追遠錄序

生人之有資給必以事死爲先此其理實然其情惻然由於中而不能已者也然常人之情溺於近而忽

於遠蔽於慾而昧於理則能保是心而不墜焉者或寡矣白君時中父家世貧約而篤於事先自其祖考學生公率諸從出名錢若干以爲傳世香火之需而列其名於冊自是世守其資而世錄名焉蓋及時中之身而其資益豐而其世益蕃觀於此卷可以見之矣詩不云乎孝子不匱永錫爾類使後之繼時中者一遵此而每加謹焉則吾見白氏之世將日以益昌而此卷之大遂至於充棟盈宇而不止矣是庸書以卜之

密陽孫氏派譜重修序 丁亥

水之本一也而其派則不能不別既其別而益遠也
水道之有疏闕斷續則自派而溯其本不達者有焉
然以其本之一也故雖據其派而分言之一自在其
中如婁江東江皆名爲江太史馬頰同因於河是也
人之於譜系亦然今之爲譜有原譜焉有派譜焉者
義蓋如是也密陽之孫祖於高麗政堂文學密城君
諱贊而爲族甚盛殆遍於國中既皆會之而爲一大
譜矣獨居松一族文獻未具自其紀世祖諱實明溯
求於密城君間逸其數世不能以自達焉其前後考
索甚勤且久而尚未有得用是不輒求合於大譜而

別爲派譜自其紀世祖爲始凡錄十世爲一編者舊
矣蓋謹傳其所及知而姑闕其所疑以俟後人於無
窮爾嗚呼其可謂深得古傳疑闕文之法而視世之
苟且牽補以達其所未達者得失之相去亦已遠矣
舊譜作於 英廟甲午迄今五十有餘年應添錄者
甚衆迺者其諸宗議所以重修者乃曰吾系不幸中
缺而密城君固吾祖也舊譜雖未及而今不敢不載
密城君之前有諱順羅朝月城君雖世級不詳而固
密城君之祖也又不可以不書遂別爲甲乙二編其
甲編者書二君而不著其世數以乙編者書紀世祖

以下凡十世共爲一冊蓋其載錄比舊有增而其義則無所改也既又欲壽其傳以活字印若干本而均諸諸宗事垂成其宗長武兼公使其從子得憲甫來徵序於余具告以故余於孫氏戚屬也不可以不文辭且得讀其舊序而善其引孔子之言曰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此實派譜之義也夫以不知爲不知則由是而求之固有可知之理吾於是乎知其不終於不知而已也是爲之叙

一室兩烈錄序

戊子

婦從夫者也然而至於決死生以殉之則其從也大

而難矣以其難也故一州而有一人焉一鄉而有一人焉斯已多矣而況於一家之內娣姒之間而並之哉若忠州金公兄弟之妻李氏梁氏者其可謂曠世而一有者也余考其事二氏之從夫於細大終始率皆同然而若二公之行則又皆有可從之實焉於是乎又見其夫婦兄弟之際交相匹美而舉相似也嗚呼懿哉蓋其兄弟仲曰履相叔曰履瑞而李其姒梁其娣也二公平日善事父母而二氏從以同孝焉又善兄弟居不分異而二氏從而同友焉旣二公遭外憂而皆以哀毀致疾則二氏救疾禱命積月累時而

不憚又無不同焉二公之疾之革也則二氏以藥一
緘而中分之誓以同死仲公先沒李氏以家人防護
之密不能早決而一卧不動膚穿虫出卒乃不飲食
者積十二日以終叔公繼沒梁氏以寡姑之重遭戚
也不忍遽違日餐粥數匙延至於祥畢之日仰所藏
藥以終其死雖先後異而就之從容又如是之同焉
蓋二公死於孝二氏歿於烈二公之死固不免乎有
過而不害其爲賢矣若二氏則爲從夫之大而綱常
賴焉然而使二氏死而從於孝於親之夫視他烈婦
又有光焉則二公之賢爲有以致之也是豈不尤可

尚者哉李氏死時年二十九一子未周歲梁氏二十
八而未有子 正宗甲寅 命旋李氏今 壬午
命旋梁氏其 啓單有曰其夫兄弟過哀傷性而姊
姒從死一室兩烈云云此可以徵於永世矣嗚呼兄
弟同氣也宜其賢之相似也姊姒則異姓之聚也酸
醜愿茲不齊長短之爭愛藏之偏徃徃至於壞人家
室者有矣今二氏者自入門以來孝敬友悌以至就
死立節昭然一致如芝蘭之相薰如符契之相合雖
曰兩人而謂之一人亦可也是獨何爲而能然也以
不失其本心之同而已也然以一州一鄉之所罕有

而萃之一家同耀並峙永永爲爲人婦者之標準何其盛也先君子與仲公少相善公治經業舉東堂試朝暮決科而遠沒先君子悼其有文行而無年又悲其烈婦之棄乳孤也使女奴時往抱來而撫視之旣余與其孤又相善焉則每相見輒道先好而泫然不能已也今其孤以是錄徵余爲叙余誼不辭畧舉其大槩而竊識其所感者如此其孤名載九爲叔公後者名某云

初庵集序

壬辰續稿

理氣之說夫其誰發之其發之吾夫子乎夫子嘗曰

易有太極是生兩儀謂理之生氣也夫天下未有無理之氣亦未有無氣之理二者固非有先後也然卽是氣而原其所以有是氣理而已矣使其本無是理則何自而有是氣哉故以理先之於氣而明夫氣之生於理也此以理氣分本末而統明其大體也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非道也而所以一陰而一陽之者卽道也夫無是道固無以爲陰陽而無陰陽道又無所於立陰陽生生道之所以流行而不已也此就理之本位而與氣相離合說也又曰形而上爲道形而下爲器夫二氣五行皆形而器也而道則無形

焉而上者無形之謂也而下者有形之謂也據有形而原之其無形者卽是器之道也原無形而沿之其有形者卽是道之器也非無形固無以爲有形而舍有形又無以見無形故卽是形而上下之以見夫道之不離乎器而亦不雜乎器也此與前二說者實相融貫而其剖析別發尤所謂深切而著明者也義文之易皆只以陰陽奇耦而夫子始發揮其所以然者如此之三說也天下萬世說理氣之原也夫氣也者有形而實者也理也者無形而虛者也天地萬物皆實而皆有則氣之爲而已矣又奚假夫虛而無者強

名爲理而贅之以主乎此氣也曰不然也天地之間莫實於理亦莫有於理氣之實而有也乃理之所使而然也故氣有動靜而所以動靜者非氣也乃理之動靜也氣有造化而所以造化者非氣也乃理之造化也氣有升降往來反復而所以升降往來反復者非氣也乃理之升降往來反復也夫何故也無是理則無是氣故也如使有氣而無理則一息將不能運動一毫將無所作爲若然者非理之爲主乎氣而何也哉然此猶就天地萬物而統言理氣自然之體者也至於人也則尤有所不得不以理爲主者焉蓋

理之與氣其初一原而已純粹湛一無相隔礙理之當然氣以之然然理則無形故本然之體一定而不易氣則有形故散殊之狀萬變而不齊惟人也得其氣之秀而最靈有知有覺而能有以主宰運用乎理而如之然其本然之體則固自若矣而至於氣之原初亦卽其不齊而未嘗離絕而不在苟能於日用之間以理爲主而求復乎本初則卽事卽物大本卓然不推理之得其本然而氣亦隨而復其原初矣苟或不然而爲氣所使逐逐於沿流之末而不知反焉則

彼散殊萬變之物將誰使之齊之而得其正乎人欲以之而日肆天理以之而日滅三綱旣淪而九法亦斲矣然則其於人也尤不得不以理爲主也明矣古之聖賢惟明乎此也故前乎夫子而曰人道危微精一執中者堯舜禹之相授受也而湯文武周公莫不同條而共貫後乎夫子者若子思所謂天命之性孟子所謂性善云者又皆專言理而不言氣則其以理爲主也尤章章如矣是以行之當年而萬物咸若垂之來世而斯道大明此吾儒之宗旨也至於異端邪說若老佛莊列之虛無寂滅則見氣而昧於理者也

百家衆流之支離褊碎則皆粗得乎氣之一曲之把持作弄者也凡夫庸人之出沒於人欲之中醉生而夢死則又皆徇流逐末而一出於攻取之氣者也秦漢以來人道之所以不明天下之所以不治者凡以此也千四百年之後天不喪斯文而羣賢繼作則若周子所謂無極而太極程子所謂冲漠無眚而萬象已具朱子所謂非有以離乎陰陽卽陰陽而指其本體不雜乎陰陽者乃始發明理氣之分而直接乎吾夫子之遺緒者也程朱既沒而大義又乖則金谿之所謂心卽理姚江之所謂致良知者又皆認氣爲理

而墮於禪佛之門餘波橫流於天下至于今未已可勝痛哉獨吾東方李文成公之言曰理氣無離合無先後又曰無形無爲而爲有形有爲之主者理也有形有爲而爲無形無爲之器者氣也此其所以超然獨得乎周程朱之旨而非俗學之所能幾及者也至於近世之儒有謂人物之性有不同則是引性而離於理使本然淪於末流謂聖凡之心有不同則是推人而納諸物使湛一蒙其汚雜是皆不明乎理氣之本而侵過乎氣質之末故耳夫道之在天下一顯而一晦固有其時而統而言之主乎理則氣得其正而

爲聖爲賢主乎氣則理不與存而爲異端爲邪說千載一轍莫之能違然則學者於二者之分其可不深究而明辨之哉善乎吾故友牧庵金公之說理氣也其諸異乎後儒之論而合乎古聖賢之意者與蓋公天姿高明而澁沉善思凡於理氣之奧思有未得則積月累旬而不置必至於透悟明解而後已如是十餘年乃取程朱之說而讀之犁然暗合於心則益有以自信者然平生韜晦不自表見人蓋鮮知之者惟一二同志與聞其說而深歎息之以爲的確而精密因勗以筆之於書卽此性氣理二編者是已而其

書牘則與爲表裏焉總之原於理氣而辨明近儒心性不同之說者也今且叅取而歷舉其一二其論理氣有曰據氣而觀理曰氣實而虛理虛而實虛實相承而變化無窮曰太極動而生陽而動因爲陽之性靜而生陰而靜因爲陰之性氣由理生理乘氣行故不相離理無形氣有跡自是二物故不相雜其論理先氣理不可以有無氣論而恐人之懸空觀理斷之曰生是氣之理在於是氣之母又曰陰陽五行同出乎一氣者也陰陽之進退如播鼓之升降陽進之自釋至壯之時卽陰退之自壯至衰之時陰亦然故陰

陽不得不並存曰五氣者二氣稱盛冲和之分一陰
而一陽則已自備五行矣故天地間無一物不備有
陰陽五行者自天地之一闔一闢以至一時之一初
一末自一物之一生一死以至一事之一始一終皆
爲一陰陽五行而其爲陰陽五行也又各自有陰陽
五行又自其陰陽無端而有圓環之說焉自其太極
生陽而有截環之說焉繼之曰一氣之屈伸爲陰與
陽而屈伸莫非生氣中事故陽常統陰而兼陰是其
於理氣之妙見之明而說之精如此其於論心性也
何有今撮其意而言之其論性有謂萬物之生也於

五行之理氣闕一不得又謂五行之生也自天一生
水至地十成土皆參天地足五行之數然後生成一
行是則一行皆有五行之氣矣知一行皆有五行則
一物之不得不具五性可知又謂性是生是氣之理
而因乘是氣者也如謂氣偏理偏而其氣偏之偏字
就兩在中言其多寡分數耳非一邊無一之謂
也若無是氣則是理固無以乘載矣既有是氣則生
是氣之理豈以是氣之偏少而不乘載乎氣有形故
有多寡分數理無形則無多寡無多寡則其乘載者
莫非全體但以其所乘之氣有偏全而理之發見亦

隨而不同耳又謂萬物一本乃所謂本然之性也不
可於異體上又說別項一本然也如犬牛人性之不
同乃所謂氣質而非本然也彼以本然之性爲在天
之理而既墮在氣質則在正通者爲依舊本然而在
偏塞者不得爲依舊本然隨其偏塞而各爲本然故
說出二層本然然此果古人所謂本然者耶性卽理
也單指其理則在天在物同一理也人與物豈有二
本耶其論心有曰心是氣之湛一之靈又曰如火之
光雖有大小之不齊而若單指其明者而言則固無
分數矣明之有微著由火體之有大小而其爲明則

一也其意蓋謂得五行之秀然後乃得爲人故雖愚
不肖猶是清中之濁而與物不同湛一之體通聖凡
而無乎不在雖其氣質有蔽而本體之明則一而無
異也決矣蓋其論性則已詳矣而論心則畧見於書
牘之間有未及究言之者然其大意則固瞭然而如
指諸掌矣蓋公之所論著根據切實而脈絡分明簡
而易知確而不可移易實見之言固宜如此是其於
古聖賢之旨果有不合者乎其於近儒之說辨之果
有未明者乎此編一出人得而讀之破羣疑於旣迷
開正路於方來知心性皆有本然聖人可學而至則

公之功也然必潛心積慮優遊厭飫如公之爲然後
庶幾可以得之是又可易言哉其孤悌五將以此編
者附以詩文雜著若干印活字以廣其傳要余有言
余遂粗叙先聖賢相傳之淵源而及乎後世之失以
見夫公言之有補於斯文爲不淺淺然豈余之寡陋
爲足以與於此哉亦習公之餘論而竊取之以爲說
者爾又記昔與公同榻之日公嘗從容問余曰使進
而有爲於世者則將何以裁余應曰大心衆生公默
然余反問之公曰順理而已余歎其爲言之約而甚
大又非率爾取辦於口者嗚呼公今不可以復見矣

因並識之以俟後之知言者

止庵遺稿序

癸巳

止庵金公天分超邁有才氣筋骨其於孝友一直至
到無些私繫絆旣親戚俱沒儻然無意於世則又一
直歸依於聖人慷慨激昂無所遷疑善意汪洋有受
言遷善之勇操守剛介不可以勢利威武屈禮貌肅
恭言論明快尤善於歆動人其所居貞芝洞名樂聚
會者殆傾一都之選飲射講誦鬱然有興蘿山先生
亦嘗造而觀焉周覽山川歷叅尊宿晚而師事蘿山
經傳所疑雖微細必以就質歸於正而後已亦他弟

子之所未能也學的徑正識解超爽看義理畧綽見
得便說成片段其圓說後乃覺其非而改之理氣說
雖未及周盡而其於心屬氣理爲氣主之義則確矣
居敬致知先後之說亦當而至於祭祀鬼神之說則
已精矣公年止四十五此皆三四十歲左右文字而
其學已至於此使天假之年其所造又豈可量哉在
洪範五福一曰壽夫人有壽然後其所志所爲乃克
有成夫其誰不然而在賢人君子則尤當以壽爲福
自古及今有志有才而無年而不克底於有成者何
限此苗秀之說聖人所以歎之也今於公詎尤不可

痛而可惜也哉凡於公與我而同志者皆卷中諸公
耳念昔相聚於寂寞之濱或橫經座右或遊觀山水
率必講磨義理評論古今吐露肺腑無言之不到亦
足樂矣今逝者過半槩皆早世而其所樹立皆足以
稱述於後惟余後死今年六十而鬱鬱乎窮廬之中
韓子所謂聰明不及於前時道德日負於初心者真
余之謂矣於余與則壽又何益哉是可慨也已公之
甥金生東豈與公門人集公遺稿謀於余而存刪之
又要余以弁卷之交噫公雅不事華藻凡所著述皆
矢口而成明白平直使人易曉其諸發明義理覽者

當開卷而瞭然矣然其胸中無吝飄灑乎聲利世曰
之外吟風弄月直有與黠之意使人可親而可尚者
亦將有得於言意之表者歟否則糟粕而已影響而
已古人所謂貴乎親炙之者其知言也夫嗚呼悖矣
記

追慕軒記

丙子
舊稿

愛親也敬祖也人之大倫也然未有不愛其親而能
敬其祖者也蓋祖之敬愛親之推也然則愛親又敬
祖之本也歟吾黨有梁君祐鎮篤於愛親者也墓其
三世於府南之馬陵洞一日從墓所抵余而言曰祐

鎮之先墓舊有齋所以備齋宿弄盞豆而館人以守
墓者也其年月日先人重加修葺而扁之以追慕不
肖等間以其屋舊而將壞也易以新之惟先人之扁
則不敢改也謹茲刻而揭之竊惟先人之扁是軒也
王父母固俱存矣則追慕之云乃爲其祖而發也夫
先人之慕及於其祖矣而不幸無年未終孝於王父
母也今不肖等思所以繼先人者豈有他哉卽先人
之敬其祖是已而幼孤無似大懼不克也則是扁之
爲訓於不肖等也滋大且令來者知先人之志而世
相守也願爲記之余謂君之先人旣慕及於其祖矣

則是必能愛其親者也又君不敢改父之舊而顧其名以思繼其志則是能愛其親者也是又必能敬其祖矣夫祖也親也皆往而不可返者也非後人之慕而追之將日遠而日忘矣故孝子慈孫之所以存其親於既亾之後者靡不用其極焉夫杯棬器用之細也而不能飲焉桑梓樹木之微也而必恭敬焉凡物且然而况乎其體魄所藏之地履霜濡露惕然而如見者乎君與君之先人宜有不能自己於此者矣且君之先人既愛其親以及於其祖而君能繼之則後之爲君之子若孫者獨不能繼君之志也哉吾將見

君之世皆能推愛親之心以及於祖使百世之遠猶一人之身而無間也然其源則必自君之不改父之志發之也是爲之記

永思齋記

巳卯

思孰爲大思親爲大思而終吾身爲永乎未也思而及吾之子孫使之如吾之思而勿替焉可也惡能爾自吾之思之篤而發之也志意也笑語也所樂也所嗜也皆吾之所逮見乎吾親者而得以自思焉如吾之子孫之未及也則奈何其必有以象之象之也奈何廟貌以宗之封域以識之焉耳然而廟貌有時乎

遷封域則未之或改也君子之貽其思於子孫萬世而惟永者其在斯乎其在斯乎洪君君叙墓其考以上六世於府南泥畚洞之枕子原頽其齋曰永思是蓋得其義者日以其記屬余余用是說以覆之且曰凡茲邱之封植備物皆君先君子之所自致也則其爲孝思也顧不未乎今君之居是齋也其必亦有思矣塋墳墓則思其慕愛蔭林木則思其手澤碑碣之磊落也思其揚先之勤室宇之輪奐也思其創始之艱是皆所以象之之資也夫君之思之也旣篤於其身矣則凡後之繼君而居是齋者豈有不感發興起

而思有以如君之思也哉由是而卜之自今以往至於無窮堂斧當以永固誌刻當以永完松檟當以永茂而是齋亦當以永修而無廢矣是又思之效而悉本諸君者也君其可不勗哉君方闡大科筮仕于朝以顯其先蓋洪氏百年之德積而始發於君矣詩曰未言孝思又曰自求多福君其庶幾乎此者是爲之記

追遠齋記

庚辰

往而不可返者親也不可返則日遠而日忘矣孝子慈孫其忍於是耶故必有道以追之廟貌以存其神

禮儀集 卷七
兆瑩以識其魄時節享祀以致如在庶乎其遠之邇而可及也然而廟制則有數焉或三世而止焉或四世而止焉苟止焉矣則雖欲自盡有不可得者焉若夫引而伸之至於千百世之遠而無替者則惟兆瑩爲然然以其遠之至也故又懼其忽而易忘君子於其所易忽者必加勉焉然則追遠之爲訓也其於兆瑩乎詎不尤深且切者哉貞州金君聖仲墓其曾大父通德公以下於松京治南鉢山之原從昆弟九人竭力營度凡有所得盡輸以備墓儀旣完矣乃構一室以爲歲時齋宿之所顏曰追遠間造余而言曰某

等之於茲役也旣粗以自効矣而其所以致望於吾後也無窮夫通德公之於某等匪遠也而某等惟懼其不能自盡况吾後乎願子之爲說旣以勗某等而又詔吾後於無窮也余辭不獲乃曰子之取名得矣而其爲說又皆可復也夫祖考也子孫也一人之身而先後異耳以其一也故卽子孫之身而祖考在焉以其有先後之異也故存亾去留之相嬗而於是乎不能不相遠耳然其所謂遠者固未始離乎一矣故卽子孫一念之追而祖考千百世之遠已昭昭乎目前矣夫何遠之有哉且曾子爲是言而繼之曰民德

歸厚矣則是謂夫在上之人耳在上之人既以是自
爲其下之民亦同歸於厚矣則苟子之自爲凡爲子
之後者豈有不化而同歸也哉由是而言雖去今千
百世後其墓儀之修完室宇之肯構皆當如今日而
無憂矣子又何憂哉聖仲家世孝睦少文而多質其
植本固而發源深矣派源之長枝葉之茂從可以卜
是爲之記庚辰長至越二日識

跋

祭田立約跋 戊寅

嗚呼祖先遠矣可退以及者惟祀也而祀非需不能

也然則祭田之於子孫其爲物豈不重歟一畝之田
守而勿失則能守其祭祀者也能守其祭祀斯不忘
乎祖先者也不能守者反是所以爲此卷者要與吾
後人共不忘乎吾祖先而已也家世自七世祖通政
公以來累葬于府東水庫洞之原自後子孫之置田
者輒於墓下 如舊券有承肯
公諱字可見 然家貧不能多得又旋
爲人所取蓋往返移易者數矣而家廟古未有田矣
我祖考足窩公思爲永圖贖還其田於人將建置爲
祭田而宗無物不能卽遂權寄於諸宗以爲後計歲
壬申我叔父一齋公鳩錢諸宗合入其田而置之 水

四十八日耕於是乎累世香火永有所需而足窩
公平生之志得以遂成矣一齋公念其志之之如此
其久也成之之如此其艱也圖惟久遠乃遵朱文公
家禮遺法將焚其券立約聞官而未克果疾革猶諄
諄命子弟以述之今而後一齋公之遺志又成矣嗚
呼是其爲田與爲券夫豈一朝一夕而致也哉感念
古昔不覺泫然用是具其顛末尾之卷下而士友之
樂成美者爲文以弁之惟我後生念祀事之惟重感
先人之至意必敬必戒世相守而勿墜則區區今日
之望也其諸事宜具見立約此不復著云

族譜跋 續稿

人之有生必有其始有其始矣而不知其所由始如
木之支也而不知其根焉水之流也而不知其源焉
懷先慕祖藹然乎其中者蕩蕩乎其無所係依後裔
之爲戚也其有甚於此者哉凡若此者由乎譜系之
闕逸也譜之闕逸也由乎族之孤孑也時之禍難也
我熊神之金惟居松京一派他未有聞而先系則自
我十世祖考修義公以上闕而不傳此其勢然爾蓋
我七世祖考通政公以榮子之身經壬丙之二亂帳
籍之見存固已多矣其奚望於譜乎我曾王考同知

公爲是之痛實始蒐輯修義公以下之諸宗支爲譜一卷命我王考足窩公董其事而序其卷卽乙亥譜也乙亥之後我先考雲圃公又增修之而跋其尾是爲乙卯譜也兩譜皆寫本而乙卯譜則爲八本以均諸諸宗噫自我同知公暨我足窩公若雲圃公三世之於是役其所以承先而啓後也者爲已至矣顧惟乙卯之於今又已多年所增修之役不可以緩迺謀諸宗而踵成是譜其諸載錄悉遵舊規而又爲之凡例以著明之原序跋載之卷首而猥爲此文續之卷末無財力以付剞劂姑繕寫一本以俟之若夫因是

卷而世復添修使是譜者更千百世而無復有闕逸之遺恨則後人之責耳其爲今之屬望於方來也豈復有窮已乎至於修義公以上之系則先輩求之勤矣而宜有而無得焉此固我金氏未遑之事也在昔足窩公時一嘗得之矣而其事顛末具見於雲圃公所記謹茲附注于原跋之左其後又一得之則雲圃公時也兩譜皆駕洛國王後金海金氏而有封熊神伯因以別貫者也修義公以上累世具在而兩皆大同然以其非板本而又推究不詳來由故不敢遽從蓋以爲與其輕信而失誤孰若仍舊而寡過此其義

甚明且確不可移易後生之所宜謹守而勿墜焉者
也至若熊神之金實金海之金則此固有說焉蓋地
志熊川之姓氏圖金下註金州而金州卽金海舊號
則此其所據者然也然我金之貫以熊神其來已久
故仍而不改推此義也就使異日真得可徵之系的
知其所以爲金海之金亦當仍熊神之貫而無改蓋
凡今之姓氏本同而貫異者甚多同者猶古之姓之
同也異者猶古之氏之分也氏雖分而其姓之同者
則故在矣今必欲捨分氏而追本貫以爲華也則此
末俗之蔽耳其志甚惑而其事甚陋吾實耻之不願

我宗之效之此義尤當深體也又熊神之縣今爲熊
川而譜必以熊神爲稱者亦存舊之義云嗚呼孝友
睦婣此四字吾家世守之舊物也當其盛也行之身
而有餘推可以爲法於後矣今也或是之衰矣余甚
懼焉序不云乎觀吾譜者敦宗睦族之心油然而生
此爲譜之大本也不此之務而苟徒曰譜而已矣則
夫豈爲譜之意也哉後生其勉之戒之

銘 贊

會友銘

舊稿

洪惟民生受天地中爲萬物靈於萬斯年中國有道

周孔之傳帝降我衷聖畀我訓符契合同有千載後
心道罔忒方冊具有明之于此鑑之于彼如月照水
肆我同志有來濟濟職講此事聖言攸存明命斯顯
厥光赫然惟恭于躬式一于中合聽于公同明並照
衆善齊舉厥有體要煥乎其明確乎其誠寔全厥生
茲惟友職茲乃民道率由先覺艱哉大哉式念克敬
無敢懈也肆於文會矢此箴言以儆在位

梅花贊 己未

獨覺乎元陽之道挺立乎羣英之首華而不豔香而
不澤飄灑乎其江湖巖穴之姿貞孤乎其烈風寒雪

之格卓乎其離絕倫流有似乎孤竹子之居首陽其
道雖隘温兮能接引後進若可以朝諸侯而有天下
信乎清者之德放之袞壑寒谷之表所以勵其操引
之浚軒煖閣之中所以長其仁凡物殊性盡之在人
君子賞物茲焉有取詩曰惟其似之是以有之

字辭

白一顯字辭

壬午

書有五福曰壽其一其壽伊何惟德必得善積而凝
氣純而全博厚悠久壽也宜然無德之壽彼得曷因
借曰得之是名陳人所以叙福其四攸好固天所佑

實躬自造達尊兼二衆福交濟肥于厥家瑞于其世
惟汝一也幼從余塾質敏穎雅同隊攸伏今汝旣冠
成人之始善修茂膺載茲初履肆顧汝名字而祝之
德期古昔壽期耄頤爰字曰德壽父

朴璜字辭

丙戌

惟師尚父敬義爲德勝怠勝欲萬善自積臨渭舉釣
天錫以璜其璜伊何有刻煌煌聖賢之遇有命不偶
獵車風雲曠古一有我慕其人惟德之師曰敬曰義
庶幾交持遇與不遇匪伊所想有可告語持此以往
朴氏子璜德門之餘迺祖孝友廼父詩書胚胎孺染

秀出其等茲用將冠古禮是訂我從賓階字而祝之
惟是璜也厥名孔宜因物象人溯厥德義丹書之訓
協坤六二無曰小子爲之則是允吉且從百世匹美
我顧汝名數繹其意爰錫汝字以地以器曰渭王父

金廷奎字辭

巳丑續稿

玉琢成器士學成材於記云然實不我欺惟爾廷也
幼年美質端重而慤如王在璞成之有道琢磨裁治
方而不詘惟直之爲揚于王庭挺然大圭天子所摺
以正四方允矣其成物莫與京何以致此惟學之力
汝懋乃志自始元服肆綴舊聞字汝曰珽汝父

秦弼奎字辭

秦氏子弼奎冠而字啓文余從賓階而祝焉曰天與
人文上下相貫運之所會一體並煥奎主文昌其分
惟魯文其在茲以啓萬古爰及有宋五星聚奎羣賢
迺作破昏燭迷或弼于時或立以言要以斯文佑啓
我人蓋自闕里以下無有盛於此者夫士何爲斯文
是學炳如日星其敢他適惟爾奎也家傳孝友立是
爲本學而富有擴之克之文忽在斯維古啓我我啓
來茲是乃稱夫表德可不勗乎欽哉莫曰余幼其始
在今

梁柱亨字辭

文言釋乾四德而其釋亨曰亨者嘉之會又曰嘉會
足以合禮蓋亨於時爲夏於人爲禮春之生物至於
夏而暢茂長盛仁之慈愛至於禮而發揮宣著亨也
者天之禮也故大小高下秩然皆美禮也者人之亨
也故三千三百粲然中節觀於亨與禮也天人豈有
二哉梁氏子柱亨生於文行之家幼而質美長當懋
學加服彌尊諭志宜大肆取易義字汝曰禮卿甫

婚書

時錫婚書

甲申
舊稿

初庵集 卷七
婚姻貴乎世修古蓋有秦晉配匹宜其德合易以著
乾坤既休戚之素同固賢否之易審今者蒙幸許以
令愛貺室于僕之第三息時錫愧庭訓之無素書計
尚迷其方猗姆教之不煩婉婉已著厥德猥以依附
之舊族重結類合之新歡無非無儀知無忝於古範
有倫有誼尚永賴於先休茲舉直信之辭用修皮幣
之禮

義錫婚書

庚寅續編

竊以鄉鄰同井豈云無誼分之親寅緣通媒遂爾成
婚姻之好是惟分定實非偶然茲以僕之第四男幼
年庸材學未習於舞勺竊聞宅中令所愛婉姿淑質德
已成於及笄猥有願室之求特蒙冝家之許閨門整
治行見提壺之賢巾櫛雍容永諧友瑟之樂豈惟二
姓之合實廼萬世之源茲陳幣儀用告直信

祝文

祭堯泉土神文

戊子

惟昔始居擬終不遷文字告神厥有成言十有九年
曲荷鴻庇子姓以毓廟宇是秘顧學弗勉荒墜素志
整家匪克分戶遂多遷就調劑遂移之他初言之愧
慄慄汗背惟此仲子夙治田畝留視舊業以圖未久

屬茲季秋歲功將成烹蔬剝果薦此微誠惟神洋洋
如地之水佑我小大于彼于此

復一堂金公履道追配男山祠禮成祭祝

戊戌

伏以抑邪扶正天地大義公與有功敢不崇事道喪
俗敗邪乃干正崧岳有嚴淫祀是盛上自內御下至
岷庶奔走如狂混淆男女子不聽父婦不從夫彝倫
大壞悉入昏愚公是勃興謂此可懲邪風退熄正道
是升焚之毀之蕩滌無餘山川淨灑迺復厥初牢獄
是甘鼎鑊無難天怒既霽羣賢相歎想像其時上
清下明公功之大莫斯與京俎豆先賢粵有舊例矧

此膾享于兄于弟其祠之東有特淮陽邦人聳瞻大
補綱常于以報事孰敢不誠菁莪率育迄用有成

男山祠配享告由祝

維復一堂式克欽承予以配享廼襲光明

洞中歲祭松嶽山神文

伏以維崧之下萬室依庇矧此洞民居在尺咫吉凶
災祥惟神是賴敢薦河酌以修歲事

足窩公再甲日祭告文

伏以今歲闡茂顯祖考周甲再浹感時慨然追若可
及門祚方衰休運復始悲無其極又如有喜敢獻酒

饌敬伸微悃

亡兒忠錫移安告辭

今以汝主及妻若子婦偕入于吾第之南偏室茲使汝兄告汝遂以之而來汝其知之

辭免分教官時告廟文

已亥

茲以留守李公奎鉉擬憲基以本府分教官今月初七日已付政目竊惟憲基既於親在之日告廢舉業今以孤露衰退之身豈堪更入仕塗茲已呈官請免卽蒙許褫謹以酒果用伸虔告謹告

亾兒移安告辭

庚子

汝之生時異居已非余志沒後懷集又此分散訣汝之言終歸于虛力不從心所愧爲父茲買小屋于東部騰井洞之北使汝妻與子若婦奉汝主往居其第汝其知之

慰安告辭

汝主已來于此汝妻與子若婦固在汝左右若吾與汝母若汝兄弟亦皆匪遠伊邇汝其安此

初庵先生全集卷之七

初庵集 卷八
孝於上而慈於下推汝之德近可以無忝乎所生遠
可以昌人之門戶然則吾與尊長之以汝爲不至於
此者豈徒無稽而已也哉謂命之當然也然而汝之
竟至於此則誠命也莫之爲而爲之莫之致而致之
夫誰能測之哉嗚呼汝生十二年而始得癥積之病
癥之爲病如有物在腹中使人不能食使人不能卧
卒至於墮身者常什八九於病爲最酷矣始汝之得
此病也食訖而腹忽脹不能坐身而起行之起行不
給踞牀而下之初以爲食物過當未甚爲慮也旣而
每飯亦然又旣而得寒熱之證經月乃間而徃徃作

咳嗽吐痰涎唇浮而腹腫諸病間作而胸腹之間漸
若有懸錘者人日三食汝僅能再易旣而再之不能
而又一之復旣而飯之不能而餽粥焉餽粥不下卒
至於吐則病久且危矣間復問醫審證畧以餌投之
則病輒加焉晝爲食所困夜脹滿不能臥倚而達朝
爪甲搖脫手足頻攣肌肉之不存骨細弱不能行凡
人之來見汝者皆以汝爲不忍嗚呼會謂兄弟姊妹
之骨肉天性者乎然而汝方引衰元抗大證若勁草
之當疾風雖飄動不可自定而若未可便摧折者然
於是乎吾與尊長之平日賞汝德而信汝命者咸告

語而相慰謂汝病雖如此汝則必不至於此誰謂汝於焉之間而竟至於此也耶嗚呼哀哉凡汝生十九年其八年在病而不飯者幾年不卧者幾年不眠者幾年矣嗚呼冬之夜夏之日病老之側窮約之家汝之困苦極矣嗚呼水穀饕餮人之所恃以爲養也汝病則嘔寢簞枕几夜以安身人之所適以爲息也汝病不臥出入笑語涉世而與人以達喜怒哀樂之情而有手足耳目動靜之用也汝苦吟而長蟄娣姒姊妹之比年於汝者肌肉豐盈體度閒雅處室家而抱子女者踵相接也汝已行而在家惟貽父母憂是憂

甚矣汝生之窮也嗚呼天之生人有是德則有是報有是報斯有是享者此非命之常乎然則若汝之溫厚貞恕以孝以慈者其亦庶幾乎德矣然而汝之至於此亦曰命何哉其非命之常而命之變也耶若汝之命其奚不于常而于其變也耶其有以致之耶莫之爲而爲之莫之致而致之固命也若汝之命之至於此其我之窮使然也已嗚呼季妹我鮮兄弟二姊妹我居其中而汝最少父母之恩有此五人榮獨之生惟姊妹是依而比余之長姊妹之年長者皆已歸人而宜家惟汝以年少之故獨與我共事於父母

之側爲久旣而汝有斯疾則雖已歸人而又不可以
斯疾事事於人而姑待瘳於家於是乎汝之與我共
事於父母之側爲愈久凡有憂樂而諸姊妹未及知
者吾惟與汝共之朝夕溫清惟汝是在出入啓覲惟
汝是在湯藥惟汝共嘗起居惟汝共扶而汝性多慧
爲父母所鍾愛發言措行輒令父母欣然父母之微
痾隱志我不及知者汝先知之事有委曲我必咨汝
嗚呼季妹凡吾之所以依倚汝者如是其深且切也
而曾不能保扶汝俾汝少延而竟哭汝於父母之側
使父母愛汝不終而哭汝之悲無時而已也耶嗚呼

我姊妹五人各有子女各有室家飯餐言笑皆有以
樂其生而獨令汝至於此身旣終無復遺餘於斯世
可以寓骨肉之餘愛是豈可忍也耶嗚呼季妹自汝
之逝吾誰與共事父母之側聞其無人矣朝夕溫清
而汝不在出入啓覲而汝不在有憂而誰與共憂有
樂而誰與共樂父母之微痾隱志我其將有不知者
矣父母之欣然於汝者我其不可復見而哭汝之悲
我又何辭以慰白哉嗚呼由汝之逝而我之窮至於
如此則夫汝之至於此其非我之窮使然也耶嗚呼
然而汝則已矣夫復何言溫厚貞恕之德而蘊而莫

初庵集 卷八 祭文
宣孝慈明敏之行而湮沒無傳也已夫復何言嗚呼
父母衰病之側汝之喪不可以久守於家殯三日已
窆於此既窆而又不能招汝魂以歸祝汝姑寓於此
茲惟韓氏之山惟汝所依汝其勿恐惟安妥以俟之
以汝之德縱不能食報於當年必有享于方來汝其
俟之我則已無望於汝矣惟當從茲益圖去外誘以
專事乎我父母以慰其餘年汝之孝未克終於既往
者其亦圖所以冥佑於來茲也嗚呼心之所傷言不
可既而言之有節又不可不止惟茲數器菲饌卽汝
所嘗嗜而禁未食者今而饋汝汝其勿復禁而饗之

嗚呼哀哉尚饗

爲兩姊氏祭季妹文

維年月日金氏姊與李氏姊畧具菲薄之奠哭訣于
季妹孺人韓氏婦之靈筵曰嗚呼悲夫汝生之多艱
也十九年于人世八年嬰於疾病凡人之所以樂生
於斯世者惟汝一未之嘗焉嗚呼夫汝之生何如是
之艱也惟我甥妹五人最少而賢者惟汝以汝之少
且賢兄弟之友于汝者尤篤而八年之病竟哭汝於
父母之側其於骨肉天性爲何如哉嗚呼其亦勿言
也已矣言之者我而我不忍言聽之者汝而汝不忍

聽嗚呼其亦勿言也已美然而汝之生也惟父母之疾爲憂其死也應難瞑而父母哭汝幸未至於甚病汝其勿憂哉汝舅家爲汝營吉兆於其先塋汝惟韓氏是依無恐無懼惟永妥於彼以俟汝後汝雖未有子以汝之德汝後必昌矣汝其俟之汝將明日卽遠骨肉其永辭矣我伯惠仲惠來斯而叔和以兒故不克再來念昔叔和之在京惟我四甥妹有會于家父母常以子女五人不能齊集爲言今叔和還鄉矣而汝季和遂長逝人生骨肉團圓其艱也如是何其痛矣嗚呼汝病忌飲食平時不能以飲食相饋今汝逝

矣後雖有物其何地以食汝故茲畧具數品以陳於汝前汝其勿忌也而享之然而汝享之我不能見惟心信之汝其如我心哉嗚呼痛哉尚饗

祭伯姊開城金氏婦初忌文 癸亥

嗚呼姊氏姊氏之亾閱六月而先君棄世嗚呼姊氏乎其知之也其不知耶如不及知今茲告知如其知之九原之土哭而無乾矣嗚呼姊氏可悲也已前姊氏未亡之六月乃先妣見背之日也姊氏頓絕如欲從已而遂至於此嗚呼姊氏乎歿生夫有異乎吾不河知如其無有乎異以姊氏如前之痛今也當亦然

初庵集 卷八 祭文 六一
矣姊氏重茲二大痛於地下其何以堪居耶抑有以
處之歟其無以處之終無奈何亦只如生者之悲而
已耶憲基積惡獲戾專以凶禍中我二人一歲之間
並失怙恃穹壤廓廓形影孑孑桑海之墟灰燼之餘
夢寐驚悸嗚呼姊氏乎其將謂我何哉夫以我先君
先妣至仁至德無食報于此世奄偕至於斯境不肖
無狀又不能上訴蒼穹下理后土媿媿姝姝黯黯昏
昏以出於此而覩然如常人而已也嗚呼痛哉嗚呼
冤哉天耶人耶夫孰曾謂先君先妣而遽止於此而
憲基之不肖亦不謂其頑乃至於如是也嗚乎姊氏

乎如之何如之何哉念姊氏以姊妹之長爲同氣之
所依歸何不少須臾無逝以慰此生而遽棄之耶將
姊氏爲不忍復見嚴君之亾而先訣而去之耶且姊
氏勤勞艱苦乎一世而無所享以遽終又何其一似
吾先妣耶愈使我痛心而不可忍也先妣臨終顧姊
氏與仲姊叔妹與不肖而訣之曰長女貧吾念之次
女多疾病吾念之三女有離憂吾念之於不肖則但
哀憐之三致意焉嗚呼此時事于今朗朗尚如有臨
固誌乎耳目銘鏤乎心胸中夜以興而掩泣也然不
肖無狀旣不能保姊氏於斯世獲戾幽明無所逃罪

而仲姊之疾病如舊叔妹之離憂尚爾不肖於是重
有罪矣惟是不肖孤露瑩瑩如嬰兒之在路靡恃靡
怙將有忝乎先君先妣凜凜若臨淵谷惘惘如飛鳥
之孤征而不知所止也先妣之所以哀憐我者其在
是矣嗚呼悲哉然先妣於不肖常以不慎生爲念臨
終之意抑亦做此矣今也雖無似不敢以遺體不自
愛焉使先妣聞之亦可以少弛念矣然亦無路以達
之祇以自悲而已嗚呼姊氏夫復何言夫人孰不喪
父母而人子之憾誰有如我不肖也哉平生菽水十
載疾病千悲萬悔靡有終已懷抱以歸盡而已嗚呼

夫何言哉從今以往無所爲於人世矣惟姊氏四子
季兒已天大兒次兒治產而養生奉祭三兒尚幼待
其長教之讀書仲姊之病扶護是勤叔妹之憂姑以
待時惟是季妹之沒曾無血肉以遺於世今但圖見
其立嗣而已嗚呼姊氏乎誰謂此生之於此世止於
如是而已耶日月不居遠當此日姊氏之靈當徹而
入廟矣俛仰今昔益增隕廓而竊天之痛鬱而莫洩
捨姊氏將誰告愬哉荒辭數行一酌萬淚嗚呼姊氏
其知也耶其不知也耶嗚呼痛哉尚饗

祭季妹遷窆文

甲子

維歲次甲子二月辛酉朔十四日甲戌故季妹孺人韓氏婦之柩自舊壙出而移之以卽乎其夫韓君士能之墓而合祔之舍兄憲基方持斬喪而哀不忍不臨卽於其日畧具鷄酒之奠而撫柩痛哭而告之曰嗚呼季妹自余哭汝于今四年之間我生多難遭離禍變遂爲天地纍然之一罪人汝之死固已甚悲吾之生又復甚於汝之死矣自汝之沒先妣慘慘忍不能忘臨餐而却汝之所嘗嗜當寢屢興宿疾不離而肌肉未脫重以先君之疾憂勞悲悴日厝於危亾而不肖昏然如他日而不之省也旣而閱六月而奄至

於大故當先妣將終之日則先君尤漸毀不任起居矣自外倩入而與之訣嗚呼季妹不肖誠頑然如土木金石而忍見此矣而謂我先妣至慈至愛而棄不肖於斯時耶先妣臨終慰撫余以爲先君尚有餘年而其訣先君又戀戀於不肖若相屬者然嗚呼季妹使不肖有人子心萬分之一當此之時必能悔悟怵惕有以扶先君少延於斯世而不遂至於傾危也顧乃黥黯泯泯無所馘爲而榮獨之身以懼以悲惟瞻依攀扶於奄奄之中而不能已已也神怒愈極而天割彌降自先妣棄去歲纔一周而先君繼而不起矣

鳴呼季妹不肖誠頑然如土木金石而忍見此矣而謂我先君至仁至德而棄不肖於斯時耶嗚呼季妹夫復何言夫以我先君先妣而至於此者其誰爲而孰使之哉先君處世命與時違位不克德才不克施其所以樹立於當世者既無所表著而春秋僅止於中壽疾病又嬰其晚節使其法言德謨沈鬱湮塞於牀第几席之間而其所以垂示於傳家者又不克究長爲子孫後人無窮之遺恨先妣經歷艱苦餘四十年疾病飢寒不離於身恐懼憂患不絕于心及其終也祖妣之喪而衰制猶未去身先君之疾而湯丸猶

未去手哭汝之悲而涕泣尚在乎寢處嗚呼季妹夫以我先君先妣而至於此極者其誰爲而孰使之哉先君先妣晚而不肖一人不肖纔成丁而先君先妣已迄於衰暮不肖之命薄矣不肖之情戚矣然而凡人之有子也貧也賴其爲養病也待以爲瘳及其至也則布韋而享牲鼎鬯濱死而致延歷焉者有之矣而亦人子之常職非天倫之過分也是則先君先妣之有不肖其所以康寧安樂於斯世者卽有其具而無待於他矣而不肖爲子三十年䟽食菜羹不能自致緼袍短褐無以力給逸豫怠荒飽煖而嬉而已

及先君之疾則醫不及時養不獲方致先君十年蒙
其湮鬱而無所樂於爲生先妣之始乎勤者及於今
而可以少休矣前之艱者迨於後而可以少安矣而
不肖視昧昧而聽邈邈謂崦嵫尚有餘日高堂猶有
餘年而顛沛之頃遽離于此使先妣勤勞艱苦終始
如一而闕然無所享於當年夫以先君之疾待不肖
而康寧者其無所賴而終於疾而已矣先妣之苦待
不肖而安樂者亦無所賴而終於苦而已矣是先君
先妣之於不肖雖有子猶無子而凡其所以至於此
極者皆不肖一人使之然也不肖之罪其無所容於

天地而有餘責於誅極矣嗚呼季妹使不肖有人子
心萬分之一當卽溘然以相從於冥冥而不須臾獨
生於斯世矣而又不能而覩然面目苟延偷活瑩瑩
而處孑孑而居仰而思之如天之已遠而不可攀俯
而循之如水之已覆而不可拾一生遂誤萬事瓦解
悲悔崩裂其心膽慚痛刻鏤其骨髓生爲天下不孝
之人而歿茹恨於九地之中矣嗚呼季妹吾之於人
世其爲如何也耶夫以我瑩獨之生惟姊妹是依而
姊妹四人視之如先妣者非伯姊之謂乎視之如弟
者非汝之謂乎汝旣不幸矣而伯姊氏半世貧窶飽

初庵集 卷八 祭文
十一
歷艱虞而年不四十中道遽終其沒也又前於先君
六七月而後先妣者才八月矣不肖之罪上通傍及
杜絕其根源毀削其連類以汝之如弟也而既哭於
父母之側伯姊氏之如先妣也而又相棄於倉黃之
際蓋自辛酉以來于今四年之間凡經四喪而此生
之禍難極矣嗚呼季妹夫人之所以欣欣愉揚朝夕
樂生於斯世者非父母兄弟之謂乎所以矻矻用力
行四方而建萬事以有所云云經營於斯世者非父
母兄弟之爲乎今余之不肖則行年三十孝不及悌
不時而孑然爲天下之窮人嗚呼季妹吾之於人世

其爲如何而視汝之死豈不又悲而又甚者哉惟汝
之生鍾精淑美實爲我先君先妣之所竒愛蓋其端
一溫恕孝敬慈惠物而守已簡言而敏事者堪可
爲閨門之秀叔世之媛而宜家受祿于斯世者無復
疑矣及笄而歸于士能之室則士能又服庭訓醇雅
溫溫有吉士風先君先妣謂汝爲配德無愧而方來
之慶卽可以指數而待之矣而事乃有大謬不然者
迨汝年十九以九年之疾竟不起於父母之側而又
無一血肉以遺於其後嗚呼季妹凡有生於天地之
間者莫復有如汝之窮者矣天命之難諶人理之舛

逆亦莫有甚於此者矣先君先妣之所以深悲而痛惜不肖之所以窮無辭以慰白者也既汝之沒而又無其後則所以存想汝於斯世者惟有士能之在耳一心之哀傷無彼我矣百年之休戚有始終矣夫誰謂哭汝之淚尚未收乾而士能之計遽已及於戶也耶嗚呼季妹其尚可以語汝已乎其尚可以語汝已乎昔先妣之訣子女也以汝之不在也速士能而告之語其所丁寧蓋皆爲汝身後地夫誰謂士能之負斯言也乃如是之遽也耶甚矣造物者之不仁也巧取乎才而無祿者萃爲一對而使之同抱窮寃以相

尋於冥漠之中而無聞也甚矣造物者之不仁也嗚呼季妹天命人理之舛逆者至於此極而汝之窮厄於幽明之間者斯爲甚矣夫以我之生旣如此其悲矣汝之死又如彼其哀矣而吾之於汝汝之於吾實同哀而互悲焉則又不可以二視之矣然而汝則儻然而長逝超然在乎有知無知之中者久矣且以爲有知也則上而父母下而昆弟舉在於彼矣洋洋之靈無復有間而欲愛承侍之道一如平日矣將爲樂之不暇矣豈有悲之可言以爲無知也則重泉之下九地之中冥然漠然而已矣又何有於哀樂哉由此

初庵集 卷八 十一
而視諸我之俯仰慚痛於穹壤之間而目視喙息以苟延其須臾之光景者則絕有間矣嗚呼季妹已矣已矣夫復何言汝之死而既不可復生吾之生而又不能卽死此悲此懷固無地以相想茲因汝柩之出而來赴以告之而見此士能之墓草已宿矣而汝乃冥然以柩而從之汝以爲吾心當復如何耶惟茲數器之饌實惟姊妹之助余而送汝嘗者汝其勿吐也而遂安於此宅以俟汝後之克立哉嗚呼哀哉尚饗

爲叔父祭泊然齋金公文

嗚呼布韋而極鍾鼎之權於二親隱約而廣濟施之澤於三族不知者以爲爲富也富而然者夫幾何於斯世耶然而斑斕之純誠而不能以膺錫類之至慶而竟匱其嗣續貧窮之頌聲而不足以介眉壽之休徵而僅止於一甲天之報施善人爲何如耶惟昔吾姨三家之盛時內而諸母之友于旣篤外而先輩之契誼又密男山之宅政谷之莊一憂一樂嘯歌徃來三家子弟融然同在一視覆育之中者凡幾年于人世矣迨其不幸而各失所怙則高堂之上胥惟慈顏之是瞻而孤露崩隕之餘喜懼愛日之心均至而共極焉於斯時也使先妣而徵二妹氏不能樂二夫人

之於先妣則又以其樂爲已樂先妣而有不樂吾兄弟固無以爲心而公之所以樂其親則又必思所以樂吾之親矣故紬帛絺紵裁割潔整以時節相屬於先妣之笥所以使其親安其輕煖也毛羽鱗蹄果瓜稻粱新嘗必先於先妣之口所以使其親安其肥甘也借之金而立之產助不給而歷有年所以使其親安其廣室細糴富厚穰穰也春時暄和老人體康軒轎擁侍子弟序列肴羞以從而惠然戾止以賀我先妣之生朝鶴髮桃顏鎮日鼎坐子弟孫曾交觴稱壽一筵之間天倫畢洽光景藹蔚使先妣歡然以悅所

以樂其親之心志而俾不匱也此吾先妣之所以殆二十年無不樂者以安享其大耋之年實賴二妹氏之俱存而吾兄弟之承事我先妣則所以藉手於公者與爲多焉嗚呼惟公之所以孝於親而不可朽吾之所以受惠於公而不可忘者舉在於是而公今也則亾矣嗚呼悲夫尚何言哉惟公胡不惟紀惟謀以昌其子姓而益大其門闈胡不于耄于期以極其仁壽而倘享其安樂胡遽爾而至於斯耶惟我姨兄弟六人今其遺餘於世者惟余而已念昔日之樂事忽焉如水之已覆如高之已墜而不可復得凱風寒泉

之思日切于中而所以詠歎於公者隨以無窮矣嗚呼悲夫尚何言哉前年之夏家兄云亾而公已在病矣然猶操文數百言盡哀而哭之曾不期年公又作此行而復使我來哭耶一酌告訣百感彌心惟公之靈其尚有以鑑余之誠聽余之言而無或吐乎茲觴也尚饗

祭蘿山先生文 己巳

維歲次己巳六月庚寅朔某日某甲門人金憲基敢具鷄酒之奠告訣于蘿山趙先生之靈筵天降先生氣溫質良弱冠志道學于四方陶湖之博羨門之嚴

正厥門路若車指南我廬于蘿退修闇然忍窮守約餘三十年經傳所訓史策所述一善一惡其分毫忽平心篤志磨以歲月爲勸者深爲戒者切論說講評悉爲已有日用源源取之左右操存有要匪慢匪急節度旣定根本乃立遇事雍容如不用力不懈以久其終則得不大聲色有執不撓得喪夷險處之靡校居恒簡易忿厲不見賓友鄉鄰爰及僮賤渾渾怡怡若無臧否觀感旣淡並皆歸厚惟學之正惟德之純成于厥躬宜及于人薦剡遂騰邱園是起不詭不隨往我素履輪對兩葵 睿獎風動巡 陵舉彈國禋

增重德城之政絃歌在邑教條明白古靈之法野樞
纍纍訖入于地男女未室大願畢遂南土不熟烟斷
百里罄厥廩俸活我赤子曾是羸疋化爲肥壯天
褒載加大郡是長有夷其行浩然卷歸簞瓢無改故
山增輝惟厥素心惓惓斯民時務之策王政所先斥
邪之書正道是扶空言靡補識者與吁居聞反約充
養則厚積德愈崇處心彌下大耋之年若厥學始勉
勉循循有進無止聞風有興鄉之多士抱經成羣歡
承音旨白鹿之規近思之義於以陶成其樂孔至憲
也受眷小學之年少長迷塗晚親函筵顧惟無似過

蒙收育諸所告語懇切諄復喪祭之重臨事滋疑析
文敷義牖厥昏迷徃冬泉社密邇左右浹旬陪學得
未曾有庭雪初晴夜鷄屢報荅問從容究厥所造爲
學次第居官本末歷歷如指兩端之竭仰惟遲暮精
爽未衰考德問業百歲以期胡天不憖哲人之萎微
言遂絕徃緒難追矧茲之世學衰道窮分門割戶不
合不公嗟惟先生獨得其正實張斯文不矜不競今
也喪矣伊誰繼之浮華眩實大道多歧絕筆丁寧以
勗門人立志行已惟古之循諸徒飲泣鏤骨銘肝敢
昧斯義以孤佛恩嗚呼已矣天乎命耶萬事俱陳一

慟無涯遠期之通陳詞告訣尊靈有知鑑此誠血尚
饗

祭匹室孺人朴氏文

維歲次己巳十月二十五日孺人朴氏年三十七以
產餘之證棄七日之兒以終其夫金憲基號呼扶救
竟不能得乃以死之九日將窆于府南修隅里先塋
右岡坐卯之原寔十一月丁巳朔初四日也慟良耦
之永違悼理命之僭忒用前一日己未因啓殯爲文
痛哭以訣之曰嗚呼孺人吾與君其從此而訣也耶
吾之哭君有大可哀者凡六皆非夫夫之哭其婦也

君其知也耶嗚呼惟吾得君二十有四年伉儷之情
實有倍於他人者吾家素貧無以爲養而吾親之甘
旨得君而無匱親疾十年無他兄弟而夙夜扶將惟
君之與共蓋其艱寘相濟恩誼鄭重非如安樂之家
富驕之門晏然而居室者比也此其可哀者一也及
親之喪惟有祀事之可追則君又竭力從事非惟粢
盛豐潔而每於事歿之際得其養生之意焉蓋吾家
祀止二室而自吾祖妣君已逮事之故也今君喪矣
將誰繼之此其可哀者二也吾命險釁早失怙恃粵
自壬癸之後情思廓然羈旅一世無復生意而反顧

家中獨有君爲吾父母膝下之舊人與之談往事撫
舊跡時相從容粗可以慰吾心而撫吾懷方且收召
魂魄寄餘生於閨門友瑟之中此意未央而君又相
棄使吾斯世之意泯然永息此其可哀者三也少日
有志蹉跎失學一自乙丑去喪之後卽與君約曰吾
今孤露無以家爲吾與諸幼衣食悉以累君但願與
諸朋友風詠於巖廬山室期至十年而後出君其肯
相從否君卽許諾之斯言如昨而君不復顧使吾執
其手維其足屢不復動耿耿之志卒以莫伸也此其
可哀者四也惟君資性淵吉秉心忠確豐潤之貌柔

婉之語足可以嗣先德而守舊範吾每日君而語諸
姊妹曰是當食其社者今乃以方壯之年遽摧折於
無妄之疾此非君之命也職余之無德不才行違神
明又不能保其室中之良此其可哀者五也吾生孤
榮幸而有三子新兒旣生之日吾感而語君曰男子
三人豈余之望實先人之慶也若君亦勿以爲已之
力也君亦首肯之夫誰知倚伏之機近在於朝夕之
頃乎此其可哀者六也嗚呼吾之哀君有此六者而
約以言之君之生也其爲我而存矣其亾也則由我
而死矣惟君生富豪習宴安自爲吾家之婦脫粟布

衣處若素習而疾病喪威連歲憂悴外勤其身體內
損其心志積而成疾竟至於此則此非由我之故而
何哉然亦已矣無復可言而獨此七日之兒呱呱索
乳長逝之心遺恨當無窮矣而君沒之後第五日賴
金友敬明開心收育已就養於其家尚令調護無恙
若其可生則得生當無疑矣君其少安而無戚也嗚
呼歛君以嫁時之衣而如未嘗衣葬君不以踰月之
制而如是其迫也循情考禮兩皆闕然此誠吾之過
也獨送君於先塋之傍其歸如家君其永安於此以
待我相從於他日也嗚呼言有終而意不窮聲有盡

而淚不絕嗚呼痛哉尚饗

祭亡室再忌文

嗟惟孺人往者不返忽焉三歲俾我失圖若墮異世
惟君遭我積勞靡食由我無良而不遐祿結髮偕老
有始靡終廿有四年忽如夢中養生事亾毓慶孕祥
永念古昔生也可忘惟此諸幼幸保無他新人入室
毋儀孔嘉七日呱呱長逝難瞑今旣行立庶無疾病
凡茲大小惟神之相俾永厥休以竟慈眷荒辭數行
畧叙胸臆惟靈不昧庶幾來格

祭止庵金公文

鳴呼內兄夫所期以百來年左提右挈於斯道者一朝而失之使死者而有齎志半途之恨生者而有迷津失依之痛天之於吾曹何其忍也嗚呼公之與我親則兄弟義則師友惟公高明而慷慨我昏弱而萎靡公超詣而快敏我迂拙而遲鈍雖其高下賢愚之不可比同然於情性氣味之間泯然有一脉之相通蓋其氣類之所從來有不可誣者矣夫以無間之性情接懸殊之稟質其感觸啓發之效又豈尋常友朋之比哉嗚呼記昔公居母憂時與余居甚密公無時哭廬中聲輒相聞其哭之絕悲哀使人不忍聞既又

自怨自悔以語余曰吾爲人子無狀今旣無及矣子我兄弟也願以我爲鑑而勿似之其言愈悲感動人旣又作銘辭以識其所以補填將來之意間獨示余其所自期皆第一等事公於是乎駭駭然入於道而若余之愚粗有志於向善者實亦由公發之也旣余命釁早失怙恃瑩然孤懷與公一同惟以讀書講道相依爲命公所以期我而待我者皆所以自爲於已者訂我以爲學之規模喻我以性命之體段氣質之偏矯之抹之言行之失箴之警之或聯牀而談討或折簡而講評務欲引之而並立於聲名利祿之外相

尋於禮法道德之中合志交修有足樂者如是者凡
十餘年顧我迷劣雖不能悉如公戒亦不敢遽然自
外於高明之助蓋將盡此生之所餘以從事於斯學
日月征邁胥顧胥勸孰謂公志未及究吾學未始明
而公遽捨我而長逝耶嗚呼清明者短於壽賢智者
嗇於福此自中古以來大抵皆然豈天之不欲使斯
世有一完物而然耶如公知識之卓操守之固門路
之正雖使之軼今而跨古吾知其綽有餘地矣今乃
以四十有五之年懷鬱然之高志以趨於冥冥斯豈
所謂盡其材者耶惟余平生倚依公以爲心兀然如

瞽之失相舟之亾楫凜乎其天理日消人欲日勝而
平昔所見期於公者將不可以復得矣嗚呼吾之哭
公如之何其不迫切而哀痛也哉惟公平日憂道而
不憂貧身死之後瓶罍俱罄一門孤寡是又誰衣而
誰食之纍纍號哭徒使我摧心而傷肝天道佑善果
安在耶匍匐告訣情隘辭蹙不能盡言嗚呼哀哉尚
饗

代金直源祭外祖母文

維年月日外孫金直源謹具庶羞之奠佐其毋陳于
柩前而訣之毋哭以告直源曰吾母之訣吾不忍自

言又不敢自獻解汝其代我獻而述我言以達之吾
母之前嗚呼吾之於吾母雖嫁而猶在室也雖長而
猶未免懷也吾命愈奇而吾母之思愈至吾哀愈切
而吾母之情愈篤吾之於吾母非他人之於母也吾
母之於吾非他人之於子也人亦有言女子有行遠
父母兄弟人亦有言疾痛必呼父母夫女子之嫁也
小則異其鄉也大則越其疆也定省音問有踈曠焉
甘苦哀樂有未及焉是其常也吾之於吾母則異於
是生之膝下以至于今四十餘年而喘息呼吸未離
於吾母之氣其所以綿綿延延不絕如縷者豈有他

哉以吾母爲命故也嗚呼是豈婦人與其私親之常
行也哉且夫人之於父母固非以宴安而可忘也然
而觸其機發其愛危篤迫切而愈益見焉所謂窮而
反本者也然則丙午以後皆吾疾痛之年皆吾呼母
之日也痛之愈深則呼之愈疾呼之卽應而痛之若
瘳也吾母而不在吾無以至今日是豈安樂之家無
恙之人所得與同日而語哉嗚呼昔吾歸汝家吾母
遇汝父息謹周至實與他婿殊吉凶顧救不計其有
無汝父之於吾母亦不止如婦媪而已也吾命奇窮
奄失所天于時吾年尚少無所於從依吾母引置之

膝而顧復勤憫不使少須臾去其側顧吾之餘禍未
艾腹兒生八歲又天既乃引汝爲子爰立家室則前
後十餘年之間吾命屢絕而屢續者皆吾母之所卒
育也及其挈汝而分異也吾母又不忍離吾則買比
舍破垣墉而使居之晨昏侍側回憂轉哀以支日月
吾母之於吾視之如傷而吾之所以仰吾母猶嬰兒
之戀乳是固吾母之所不能自已而吾又不自知其
然而然者也嗚呼是豈可以一日而相違也哉夫吾
母之不忍棄吾猶吾之不忍舍吾母而遽至於此則
是乃吾之不肖禍及於吾母而莫之少延也呼之而

無應日遠而日逝一縷之喘不可以復續矣廿年之
痛不可以復慰矣嗚呼吾母以德門遺範克承先訓
享有七袞倘膺諸福固可以無憾於斯世矣徒以一
女之故貽戚平生是則吾之不孝愈無以自贖矣此
吾所以重以爲痛而將不瞑於他日者矣言而氣索
不能復繼直源怛然傷痛無辭以慰白之謹列其語
讀以告訣伏惟尊靈尙有以憐我母之悲而鑑小子
之誠也尚饗

祭馬君戊伯文

嗚呼痛哉若是乎天人之不齊也人生而才天也而

志則在乎人矣才而無志者天下皆是也則人之負乎天也固已多矣一有有才而且有志焉者則是天與人者爲交值而適相當矣天於是乎必將有意也而竟使之無年而死使其才與其志俱掩然而莫遂也是天又不能無負於人也若然者從古何限而吾戊伯又不能免焉則吾又如之何其愬然無所憾於天也耶嗚呼惟君天賦端直識解高遠少業功令有聲塲屋而縛有所守不可以惠利誘及其親病連年家貧無養則僦屋於近郊之外力圃種樹以供子職既失所怙母老弟穉生事日以益窘矣左右竭力扶

頌補弊沒沒十餘年之間凡其所處有非人人之所堪也而君抗志不墜餘力讀書方與二三子講求古人爲己之學的有門路朋筵談席辨析精義使聞者犁然以當心嗚呼如君者信乎其有才而且有志矣雖然所謂志者有所事而蘄至乎得之謂也浚其源而俟其清培其根而祈其實是豈一朝一夕之功也哉經歷之久也鍛鍊之熟也優遊焉厭飫焉磨以歲月假以年數然後爲可以得也然則志固在乎人而其志之成與否則又有不在我者世所謂壽夭短長之說固非有志者所肯容心於其間者而造化之爲

壽夭短長者則宜加意於此而不可忽也今乃以早
霜之隕而嘉穀不茂長途之闢而驥足先蹶使其先
之以出羣之才繼之以絕俗之志圖無窮於餘日期
遠大於方來者沈鬱於冥冥之中而不可復作也則
天之不宓乃至於是也耶嗚呼痛哉惟我與君自少
莫逆所見所趨鮮有不同及余郊居與君無遠度越
阡陌源源相從或橫經而講古或論事而談今吾無
君而不樂君非吾而無與蓋將相期於汗漫之外相
守於期頤之久無我無爾同歸于好君今喪矣此願
遂已矣以吾踈暗其何能更有聞於斯道借使有聞

卽古人所謂吾言之而聽者誰也吾唱之而和者誰
也如此則吾將自悲之不給而無暇以悲君矣嗚呼
痛哉是又可忍也耶重念吾儕區區數人相聚於窮
鄉下里之中談道論學有足以自樂者伊來不幸牧
洞貞谷相繼淪逝使吾黨志氣風流頓然以消滅此
君與我所共咨嗟而痛惜者君何不戒前車而改舊
途踵二公而追之若將不及重貽吾黨之感而不少
顧恤也耶將天厭吾黨居今反古妄自高於流俗之
外亟禍以警之也耶抑法門衰敗之秋苟有一二可
以出氣力維持斯道者則天必疾之亟奪之不少憖

遺也耶是皆有難詰而不可測者也嗚呼君之將終
余適候馬則君病已十日而不復能有省矣連手摩
面呼喚而不聞孰謂君與我相見端止於此也耶念
君平日堅剛宜不至此而遭家罹癘已有慈母之喪
而賢配令季先後亾逝則以君至孝隆恩其必有以
自毀而不能復脫於斯疾也此余之所以愈悲而不
可忍也自君之沒一弟一孤孱然露立殆無以自存
而親故凋零又無有能營君之家事者今謀所以厝
君之體魄又極草次顧此永歎又何有於平生之誼
也哉永言及此無以自慰也遠期之邇一慟告訣旣

以惜君之才志而重悲吾黨之失人也惟靈尚有以
鑑余之衷誠而來格也

代金履一祭從叔祖文

嗚呼痛哉在昔讐歲己酉祖考先考相繼傾背小子
生纔七年矣纍然持二喪而不自知其爲悲小子終
身至痛實在於是追思其不知悲之爲可悲時復殯
絕今大父之逝乃復貽小子以己酉之痛大父以小
子冥頑無覺將復如己酉之時而乃以是貽之也耶
不然是使小子將何以堪忍也耶嗚呼痛哉小子之
無天而以大父爲天者于今二十有七年矣不知祖

林庵集 卷八
考之愛而惟大父之知不知先人之愛而惟大父之知大父之於小子爲其可哀也而又加愛焉譬猶殘疾不成人之子爲父母所哀矜而愈蒙其愛焉此蓋至親骨肉之至情而况於大父之至仁至慈又加隆於常等者耶以小子幼不習父祖之訓也常加教誨抱膝撫頂之餘懇懇提耳其言皆可感而易入以小子承宗尸祀而產業懼或不立也多方措畫俾不困乏以小子年踰數紀而尚未有子也早夜爲憂服食祈禱諸所宜男教導周至小子之在此世凡是三事皆切身之至者而幽則祖與父洋洋之靈明則我大

父懇懇之情同符一轍無絲毫彼此之殊以故小子之淺劣而粗識好惡姑不至於大辜惟大父之教也飯食衣服香火無缺式至于今惟大父之賜也惟是嗣續之不時有非人力可及而遲以歲年幸卒有後則亦惟大父之佑也嗚呼大父之於小子其可謂至矣盡矣無以復加焉已矣顧小子無狀無涓埃報荅異宮之居也而晨昏多闕制產之急也而甘旨未將惟是耿耿之私忱終有望於餘日而轉頭之頃便成永訣古所謂欲報之德昊天罔極者既失於已酉而復缺於今日重爲天地之一罪人而遂不如無生矣

大父其以小子爲將何以忍之也耶嗚呼痛哉尚何
言哉尚何言哉從今以往此生之於此世不知爲幾
何年而惟是謹身持家無墜祀事而以俟有子俾不
至於大負平生教育之至恩而已矣大父之歸見吾
祖考與吾先考於地下當爲小子先告以廿七年依
庇無恙一如吾祖與父在堂之日而後述其今後廓
然之狀將相與於邑而已也

祭姑孺人崔氏婦文

嗚呼孺人其竟止是耶嗚呼孺人其竟止是耶王父
母之隆愛厚蔭曾不能以庇覆其一女孺人之純孝

篤敬曾不能以休寧其一身耶若余小子又將於何
而托其至情於何而依其餘生也耶嗚呼昔我王父
母晚而生孺人而孺人之賢出於天與王父母之愛
之也非獨以天倫之私而已也以其仁孝根心可以
肖世德而無忝也以其才器俊異可以涉古訓而增
益也以其有才而且以德也視之勝如他人之十男
閨庭教育之際常有一團和融液薰炙凡所以眷戀
顧撫於當年底保祈望於方來者直可以感神明而
回造化今乃以五旬之年無夫無兒暴露其身十餘
年之久困窶阨塞靡所止極而遂以泯沒其視王父

毋平生慈育之意高下否泰之相懸也如天地榮枯
哀樂之相反也如幽明使其至慈至切之餘念不得
少有伸於斯世而九地之靈將飲恨於無窮矣則凡
在世者苟屬於王父母血氣子姓之類其所以感古
悲今而怛然永傷者當復如何而況於孺人之德之
行又足以自求福而無報者耶嗚呼孺人之行其在
室則姑不論也自其適于人而言之其始歸之時年
纔十二矣而已以孝敬稱姑沒養其舅殆二十年而
其舅安之撫其夫之弟妹嫁娶一如姑在恪謹祀事
始終匪懈輔佐君子家道以成則其所以積勤自修

祈永天命者亦可謂備至已矣今乃爲天下之一窳
人而止是又豈天道福善之常理也耶夫以王父母
慈育不卒之憾旣如彼矣而孺人之德善無報又如
此矣則雖小子冥頑無覺已不可堪忍而况於一已
之私有以彌中摧內而不能自己者耶嗚呼小子不
祿早失怙恃孤露不死之餘目視喙息僅若與他人
等而其胸中之至者則常有一重膜以掩闕而莫之
開也惟孺人之慈小子不以侄而以子凡發一言施
一事輒皆自然親切不假強爲而卽與吾父母之於
小子者無所間隔每於進見趨侍之際聽之如聞父

柳庵集 卷六 三十一
母望之如見父母而胷中之闕不期開而自開蓋孺人骨肉之恩過越常等不受變於物而獨有全於天者故能如是也此小子所以十餘年來荷慈於孺人之側而粗有生意於斯世者也今焉喪矣不可以復得矣則益覺父母之日遠而孤露之懷將遂閉而不復開矣是其哀痛迫切又豈姑侄之常情而已也哉嗚呼孺人之喪今已閱兩月矣殯歛之餘哭之又無其處退居鬱鬱隨事感觸常儼然有見於前而覺孺人之未始遠也然但見其憂哀戚戚之容未見其歡笑燕安之色豈孺人平生困阨雖長逝之後其容尚

有戚歟抑小子追慕自哀之心有以象之也甚矣孺人之窮而小子之悲也今茲窀穸之在即匍匐來哭陳其悲以告訣而其悲不一也上以爲王父母悲中以悲孺人下以爲小子一已之私而悲孺人之於是三者亦將交有所感而泫然於冥冥之中也嗚呼哀哉尚饗

爲叔父祭妹崔氏婦文

嗚呼異夫天下之理也將大吉者不得則必至於大凶而後止泰之極者反之則必至於極否而後止若是者其孰爲而孰使之然耶嗚呼始妹之生也天質

初庵集 卷八
異甚姿貌俊麗內仁惠孝敬人倫之際其至性出常
人數等尤聰悟夙茂甫八九歲輒受經子曉解念誦
比其長也則器度粹然望而知其爲碩人淑媛也于
時父母兄弟俱在凡妹之一動容一笑語舉爲一門
之所欣賞而豔稱吾考妣常惜其不爲男而爲女也
然其所以輔君子樂偕老富有子姓貴飾閨梱以昌
人之門戶則固其天分之素定也旣于歸數十餘年
艱虞愁苦常過其半而崔君之喪遽出於其中身則
妹之命罔已窮矣然猶有一子之可依也未幾而又
哭之旣又繼哭其匹兒之遺孤則天下之窮無有甚

於妹者矣自是以徃心愈苦而事愈感愴然一身獨
與其寡少婦涕淚以爲生而凶年饑歲殆無以糊其
口卒乃以五旬之年遘癘以終嗚呼觀於妹之終始
其吉凶否泰之相反爲何如耶以妹之才若德遭值
險釁遂以泯沒譬則明珠沈於幽淵而莫見其光芝
蘭委於空谷而莫聞其香是果孰爲而孰使之然也
嗚呼吾兄弟與妹三人連枝不蕃而在庚申以前則
俱未離於先妣之懷矣旣先妣見背而吾兄又逝則
惟吾與妹相依爲生而妹之依余顧益甚焉惟吾所
以扶持左右於妹者未盡其道一二猷爲亦皆蹭蹬

緯繡而無濟飢寒之到於妹身者吾不能捍而禦之
悲愁之纏於妹心者吾不能慰而釋之使吾考妣在
地之靈常有耿耿於吾妹者是則吾之辜也吾未歿
又豈一日之可忘也哉嗚呼妹之病也未遽有阽危
之慮而吾老且病矣不能晝夜左右朝而往暮而至
逮其將死之朝則妹自謂少愈而吾亦以妹爲無他
也旣而日過中復來則疾已革而無及矣豈吾妹欲
速棄此世而恐我之不肯舍也故僞言以寬我而遽
去之耶使余而早知如此則又豈忍一息之相離也
哉醫藥之不時人事之多悔其不可以盡委諸命也

二歛使諸子共之而涕淚在紋權殯出就於夫塋而
時日甚感甚矣妹之窮而余之忍也惟吾妹以崔氏
之冢適不可以無後而亾兒之後則姑無所指擬也
故謀於崔君之弟以其第一子爲妹之後此固吾妹
之素所抱撫而教養者庶有慰於長逝之心矣嗚呼
遠期在卽妹柩之栖此山閣兩月而復出矣匍匐來
哭若復見而不可得則惟有聲盡氣塞而已也嗚呼
尚饗

祭仲姊李氏婦文 乙亥

嗚呼人生罕如其願孰有甚於憲基者耶憲基爲父

母晚生男而父母不克高年終鮮兄弟惟有姊妹四人而伯姊季妹已歿於父母之側逮父母見背之後則所依以爲生者惟姊氏與韓氏妹而已矣古所謂父母俱存兄弟無故在憲基非復敢擬而獨願與姊妹二人左右相依以終其餘生者此其十餘年來夙夜懇懇之至情也所願爲至寡所欲爲至約而其情亦已甚戚矣又復不遂而使姊氏遠至於此則平生始終漠然無一獲於其願而兀兀爲一窮人而止耳賦命之薄一至於此耶嗚呼昔先妣臨終之日執子女手人人而訣之曰某也多病吾念之卽姊氏之謂也

某也瑩獨吾念之卽憲基之謂也憲基服是語不忍忘去謂姊氏凡有病憲基當有以扶護之使姊氏而在者憲基亦未遽有瑩獨之悲而先妣之所以念吾二人者庶得以交慰而兩解之也孰謂憲基之不孝不悌欺負神明不能使姊氏奠居安集以遂其生而卒然遇疾於流離饑饉之餘扶衛無力醫藥不時竟委生於寂寞之濱是則姊氏之多病而至於不淑憲基之瑩獨而至於此極皆由憲基以自致而吾先妣臨訣之遺念永無以慰辭於冥冥之中矣是將誰尤而誰怨也哉嗚呼吾姊氏雅性淑質蘭滋玉潤純乎

婦德之正而綽乎女士之懿每姊妹相聚之席墳簞
迭和常棣交映而情性氣味翕然無二其友于之樂
有不羨乎他人之丈夫昆弟者自四五年來吾姊氏
東西流寓常有契濶瞻望之懷卒乃築室府南置田
之所則距先壠數喚地耳謂縱不能如前日之朝夕
比鄰而省掃之餘當得源源又幸異日家累稍閒時
復歸依墳所則邱墓之傍復有姊氏之居卽高山一
麓便成吾一家庭矣今姊氏不在是矣使憲基將遂
已其省墓之行耶行而不得見姊氏又不獨雨露之
悲而已也使憲基將何以堪忍也耶嗚呼姊氏未病

之前十日跋三十里來見憲基而謂曰吾思吾弟來
耳時適姑之葬日也憲基自墓所而來姊氏已在家
矣邂逅於悲哀之餘爲懼非他日比而姊氏顧尤甚
也旣姊氏歸一日而病矣嗚呼豈姊氏自覺其不久
而汲汲於伸其情耶然則何不以一言牖我之迷也
耶抑姊氏自在於知與不知之間而偶然如此使未
死者益增哀思也耶嗚呼年壽之不永諸福之不稱
此自吾骨肉一代共乘之運亦又何恨而吾姊氏持
身半世皎如金玉古所稱無忝所生者吾姊氏之謂
耳吾與韓氏妹未死之前其所以象德而慕效者何

林履集 卷八 三十五
敢一日忘而又何敢一日懈也惟吾生孤露之餘姊
妹和湛以慰其生者今不可復得則顧不如速化之
爲愈也嗚呼言至於此聲斷氣塞而不可復續矣

祭叔父一齋公文 丁丑

維歲次丁丑九月壬寅朔十四日乙卯從子憲基伏
以叔父學生府君卽遠有期謹具鷄酒之奠瀝血告
哀於柩前而訣之曰嗚呼小子涵濡恩愛四十餘年
之中其始也如人之喘息呼吸於一氣之內而莫知
其外也及其終也惘然若墮異世而失其圖俯仰惟
見穹壤之廓如也是又何辭之可述而何哀之可陳

也然而天倫至矣而德以加隆焉思慕切矣而言以
少泄焉觀行見志四十餘年其所蓄積感悅於中者
又豈無一詞以少自泄於萬古之訣也耶嗚呼昔在
足窩公晚暮之時家門多故而菽水不繼叔父方以
高才英氣厲志讀書屈指取功名而慨然以親老家
貧之故屈志治家人事使生死墓祭無憾於當年而
繼其後者得有所守此叔父之於孝也昔先人以足
窩公命出而求仕而先人命叔父以奉養二親既而
叔父之奉養既至而先人之仕宦亦克逮親使先人
一日無叔父於內則必不能一日自安於外是叔父

之孝固自先人發之而先人之孝實由叔父成之也
及足窩公之喪也先人泣而語叔父曰先君既世矣
而吾與汝幸在惟汝才周於用可以任事而吾惟無
失平生所守則庶幾共濟而無忝叔父泣而諾之蓋
先人兄弟之際一心思孝始終昭然而先人之推叔
父又如此其重也此叔父之於友悌也吾家自同知
公暨足窩公暨先人皆能似述世德敬祖敦宗以身
任一門之責叔父寔承寔繼堂構克肯芬苾惟永而
吉凶緩急痛癢由已此叔父之於祖先宗族也擇其
可而與之信披肝露肺一見終身排難解紛爲謀盡

已立人之家成人之才使孤寡歸依九原無愧叔父
之於朋友交際也先幾早決舉其大體而該攝遍照
無細微之或遺叔父之於事爲也懷剛嫉惡顯斥非
義辭色不假搜覓人才愛好易色叔父之於好惡也
輕財重義散而不積得而能思不以千金易其信於
暗昧之中叔父之於財賄也惟憂之切聖人所示而
子病在危藥石不亂六極之疾箕範斯著而七年之
痼神守泰然此叔父之於憂患也惡酒遠色玩好不
適而雅喜山水匹馬輕裝遊覽千里攜朋命儔流連
名勝此叔父之於嗜好也男山之下幅巾韋帶不隨

俗而受染一齋之中經史賓客竟尋賦於遂初叔父之於始終也嗚呼叔父之德之行如其盛矣博矣而臨之家庭門戶之上其息之所洽教之所養蔭淡澤厚使其子弟骨肉依庇涵泳於其中而無纖憂而有至樂者又豈但天倫常情之所可比及而已也哉顧小子幼長於抱弄提挈之中而自壬癸以來暴露孤榮專以其生依叔父以爲命叔父愛之不啻若所生重之直欲加諸已不以其不肖而期之無不到不以其無知而言之無不及憂其貧爲之謀食而其至意常出於振給之外必使之得而不苟儲以資贍以

田而幸其將祀之稍謹給之力助之勞而喜其室家之粗安謂性喜酒戒其所守之多失謂文少進獎其技藝之一得或引而叅之賓客遊從之後或攜而共之山水風詠之際靡事不與靡物不共使其枯槁半生油然自得於範圍之中而不自知也小子私竊自惟祖考先人皆不克高年而小子之生旣以不祿矣惟叔父兼享前人未食之報而康寧耄期使小子得以少塞其從前之悲而永庇其餘生於日後也奈天之不吊使叔父又止於此將家運之大否使德盛此不得其壽耶抑小子命薄移禍於祖先父兄也耶嗚

初庵集 卷八
呼痛哉已矣已矣暴露之生而無所庇覆撫摩之恩而遂以斷絕慈容不可復仰德音不可復聆心志嗜好出入游處優乎其常不可忘也而所履皆舊跡矣所服皆遺澤矣其見乎羹見乎牆而有求不得有從不及者又何時而可已也嗚呼痛哉是豈忍言也哉是豈忍言也哉惟叔父勤一生之力以承先裕後而繼之者在小子與諸兄弟小子輩惟叔父平日之遺訓是遵是則於其所戒也而必思不敢於其所教也而必息無違至於祖先宗族之事素有志而未克果者思有以繼述之庶幾少有荅於平生教育之恩而

身心無繫而易放家門愈衰而難支俛乎其莫知攸濟也惟叔父尚有以陰相之也嗚呼痛哉晨昏流邁啓期已迫城南數里勝門之外從喪車而出者凡幾度于茲而高山羽峴南北相望叔父之靈庶有以自慰於千秋之遠也尚饗

初庵先生全集卷之八

Blank page with faint vertical lines and a dark ink smudge at the top.

Blank page with a large rectangular frame containing vertical lines. Faint text is visible on the right edge.

Printed text on the right edg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初, 集, and 卷.

Printed text on the right edg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卷, 一, and 一.

